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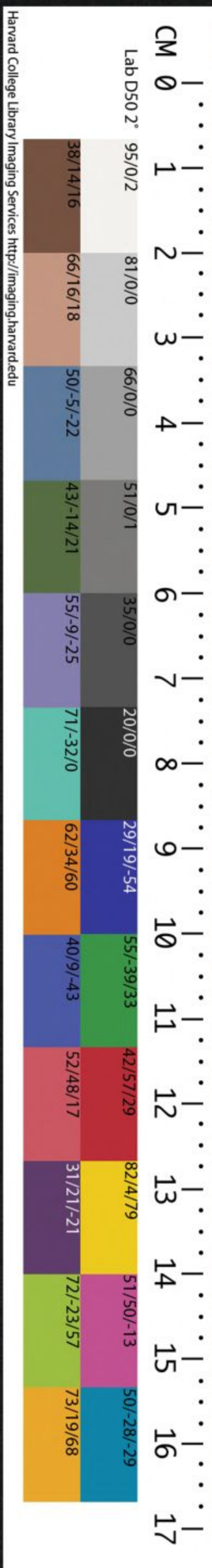
OCT 1951

T717 /3427

左氏傳測義

10

自卅一
至卅三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一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成公五

經丁亥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衛成公會孫○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瑩

來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無傳○壬申

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脤地闕貍力之反脤市軫反○十有二月丁



哈佛大學哈佛東
圖書館珍藏印

已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貜且卒。無傳○晉

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舒庸東夷國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

晉。侵鄭。至于高氏。虛滑晉二邑高氏鄭邑今河南鈞州有高氏亭○夏五月。

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

侯孺鄭大夫鄭畏晉故質于楚。楚為鄭備晉故戍鄭孺乃侯反公會尹武公單襄公

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會二卿以伐

之戲童鄭地有鄭水名今錄○晉范文子反自鄆陵。

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

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

福也。反還也。祝人宗人主祭祀者。文子使禱于神。以求死。杜預氏云。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祝我音呪。六月戊辰。士燮卒。○愚按何休氏云。未聞

士燮之卒。適與此會。非自殺也。二說甚正。○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

也。盟戚在十五年。以七國之眾加以王師。而鄭猶未服。故遂為此盟。○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諸侯還。首止衛地。諸侯方歆。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畏其兵強。乃還。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

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

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慶克慶封父齊大夫聲孟子靈

公母蒙冒也。與婦人相冒共乘一車。宮中巷門曰閔。

鮑牽叔牙魯孫國武子齊執政命卿克以醜跡已露。

慙計於家。不得會夫人。夫人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

以故怪之。謫譴責也。閔音宏。

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訖之曰高鮑將不

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會會伐鄭也高高無咎鮑鮑牽守謂守國高鮑

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奸人而孟子訖之以為將不納靈公而別立角為君國子實與知之角靈公弟也

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

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弱無咎子盧高氏邑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國

鮑牽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

匡句湏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湏邑使為

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

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

後臣家臣卜宰卜立家宰也匡句湏亦施氏家臣其宰舊有百室以為祿句湏以宰讓國不受其邑句

其俱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言

反傾葉向日以蔽其根牽居亂國無防身之術以取別

足之禍其知不若葵也○愚按蒙衣乘輦耻孰甚焉

鮑子世卿而不言則奚以正國矣雖亡足不為病而仲尼顧短之歟竊疑凡稱仲尼者恐是左氏斷以已

意而托為之言大都與稱君子同例○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前

諸侯未得志于鄭故復伐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汝水名○汪克寬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

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是以諸侯

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益肆爾有嗣伯之青而以無道行之惜哉○初聲伯夢涉

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洹水名在今河南林縣境。瓊玉瑰珠也。食珠玉有死而含之象。泣為瓊瑰。泣下皆化為珠玉也。盈滿也。濟洹以下四句。夢中之歌。還自鄭。從公伐鄭而還也。繁多也。言衆人繁多。又從我已三年矣。我之凶夢散在衆人。故今占之必無害也。杜預氏云。傳戒數占。夢莫暮同。○附齊侯使

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閔。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

命于清。圍盧討高弱也。國佐疾慶克淫亂。故以難請歸而殺克。齊侯謀殺國佐。恐其據邑。佯與盟而復其位。至盧降。又使國佐之子勝以高氏難告晉。羈之清邑。以孤弱之清齊地。今為山東肥城縣。杜預

氏云。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外嬖。愛幸大夫。左右。即外嬖。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胥童。胥克之子。與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厲公。

宣八年。卻缺廢胥克。梏械也。同一轅。係之同一車。轅也。既卒事也。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穀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

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

之信。遂怨郤至。鄆陵之戰。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故欒書怨至。楚公子莸即鄆陵所獲者。故書令其譖言於厲公。東師謂齊魯衛之師。時荀

莖佐下軍。居守郤。欒將新軍。乞師。故云軍師不具。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也。時在周。君謂楚君此書。今公子莸謬為郤至之言。鄆陵戰時。楚子問至以弓。至受

之。故云受敵使書。蓋指以証其事。楚之實也。嘗試覘伺也。書欲厲公信莸之言。故謬使諸周以察其有無。及至使周則書已私使孫周見之。所以厲公

伺之。而信莸之言也。莸音吹。使去聲。覘音占。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

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

田獵之禮。尊者先殺。厲公無道。故先婦人而後大夫。奉進于公也。寺人奄士季子即郤至。奉公之豕為寺人所奪。厲公反以至於奪寺人之豕。故云季子欺余。射音石。愚按或謂郤氏矜功伐已。取怨于衆。理或有之。觀其射殺孟張一

事則可見也。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

庸功也。難去聲。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

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

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

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

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

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

多怨即叛君害民作亂之謂言。俱不免于死。無用多其怨。咎也。安得言不得安于君位也。黨私黨也。言人臣受

其君之祿。故有餘財以養其私黨。既有私黨。乃用之而伐君以爭命。其

罪孰大于此。知音智。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

五

五

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黓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

皆尸諸朝。

清沸黓亦嬖人衽裳際也。偽訟偽若二人將訟曲直於郤氏者。榭講武堂。駒伯即郤

錡苦成叔即郤犇位所坐也。溫季即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或見矯不以君命來故欲避其兵威遂趨去而矯追及殺之。

沸音類

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

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

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

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

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

不忍

益不忍益以二卿也。御治也。德以綏遠，故治外亂以

德刑以治近，故治內亂以刑。不施而殺謂三郤不施德而遽殺之。臣偏而不討謂二卿偏害而不忍討之。胥童恐為所害故請行。

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

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

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

辭辭謝也。胥童已劫書偃

而辱之，故慰撫之曰：大夫無辱，歸歸其私家也。

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

匠麗氏亦嬖大夫家。張洽氏曰：郤氏雖多怨，然君

之服肱也。厲公不能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春秋所以

深罪之。

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

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

尸。而况君乎。三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畜養也。孟

姬違去也。言厥少為趙盾所畜養及孟姬諷趙氏晉

將討之而厥違其兵難卒存趙氏言此者明已受恩

必報食君之祿必不與于弒也事在八年

尸主也此即子家畜老牛猶憚殺之之說

○舒庸人

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

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道引也。駕釐虺俱

楚既推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其得志

于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虺以鬼反

○附閏

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民不與卻氏

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聽讒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私怨殺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故

傳解之言民不與卻氏卻氏有罪也胥童道君為亂

胥有罪也故經

並以國討為文

經。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

年經在

今春從

告也。○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湛若水氏曰按左

中行偃也而春秋誅之乃不以名而以國分其罪者

何也穀梁謂君惡甚矣厲公盡去其羣大夫而用其

嬖無道之甚弒之者雖書偃之為乃國人之所同志

也故書晉人使人考跡而觀知欲之者晉民而為之

者書偃也。○愚按春秋誅心之大法豈有臣弒其君

而曲為隱諱分其惡於國人者耶孟子論貴戚之卿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不道書偃

將易置君位故執之于匠麗必有所以處厲公之地

矣於是程滑因國人之怒而遷弒之蓋廢公者書偃

之意而弒公非書偃意也傳言使程滑弒公恐是使

字誤爾不然何仲尼誅趙許之嚴而

於書偃濶畧如此學者當以經為正

○齊殺其大夫

國佐。國武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

入于彭城。彭城宋邑今

南直隸徐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

王

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巳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

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諸侯同心懼楚而謀伐宋故書同盟虛打地闕打他丁反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

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程滑晉大夫翼

侯葬車七乘今以一乘不以君禮葬也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地周子

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

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

唯命是聽。共而從君言敬而從君之命也其音恭。朱申氏曰悼公以幼弱之年初見諸大夫

而其言凜然不可犯如此諸臣之跋扈者安得而不畏服也其復鞫固宜庚午。盟而入館

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盟與諸大夫盟

館舍也伯子同氏晉大夫家武宮武公之廟曲沃始命君也不臣謂夷羊五之屬。朱子曰悼公逐不臣

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

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與麥易別而不能辨見其無慧傳著悼公所以立○齊為

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

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國佐殺慶克在前年士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

水火三專生平川長

宮伏兵夫人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

叛故也棄命棄伐鄭之命而先歸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季本

氏曰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乃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治權賣直而為人所忌則

誠有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

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勝國

前年待命於清弱國勝弟來奔魯王湫國佐之黨封

佐皆慶克子佐之罪不及不祀故立其後為得禮○

愚按慶克以淫亂被殺非過也乃秩其二子國子以

忠忿殺人可議也且并殺其子刑賞如是宜乎慶封

稔禍而政○附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悼公

歸陳氏也錄子厲公被殺而嗣絕故悼公即位之始命百官施舍

日施布政教與居喪即位其禮不同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

者罪矣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施謂施恩惠舍謂

逋負振廢滯謂振起舊德匡亦救也淫慝謂淫使魏

侈慝惡者欲無犯時謂不從私欲以奪農時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士魴士會子頡魏

皆有勞於晉荀家荀會樂廩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

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荀家荀會不詳其所出廩樂

家懷惠荀會文敏廩也果敢無忌慎靖故使為公族

大夫職掌教訓故使訓卿之子弟令之恭敬孝弟共

音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

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為大傅范武子為右行辛

景公大傅作執秩之法故使士貞子脩之為司空使脩士蔦之法辛即賈辛將右行因以為氏

焉使訓諸御知義

弁糾即樂糾御公戎車國語謂糾能御以和于政使為戎御校正主

馬之官御戎為諸御之表

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

荀賓不詳其所出國語謂賓勇力而不暴使為戎車之右司上車右之官

戎右為諸右之長故使使訓

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

奄鐸遏寇為上軍尉藉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

聽命

諸卿為軍師者皆有戎御今無此官惟立軍尉之官臨有軍事使兼攝之

戰羊舌大夫子絳魏

雙子候奄中軍主斥候之官偃藉談之父國語謂初

奚果而不淫使為中軍尉羊舌職聰敏肅給使佐初

奚魏絳勇而不亂使為中軍司馬張老知而不詐使

為候奄鐸遏共敬而信彊使為上軍尉藉談惇帥舊

職而共儉使為上軍司馬使各教

程鄭為乘馬御六

其士卒令之相親以聽在上之命

程鄭荀氏別族國語謂程鄭

端而不淫好諫不隱使為御

乘車之僕六駟六間之駟乘馬御掌駕官

之長故使其教訓羣駟令知御車之禮

凡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

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魯成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

之六官之長即六卿也譽望也舉長以見其餘又言

其所舉用皆得其人而無失職其所居官皆守其業

而不踰易其所授爵皆當其才而不踰德二千五百

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正軍將命卿也師早於正不敢

陵偪其正旅早於師不敢陵偪其師政事皆當於民

心無謗黷之言晉之霸業至景厲而衰今悼公復能

興之○林堯叟氏曰通言悼

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

業

復振故公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

首朝之

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

禮

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

之而還曹門宋城門朝邾城幽丘皆宋邑彭城為吳

今楚納之彭城以備宋而毒吳晉書曰復入以五大

大國而以兵威還故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

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言凡諸侯

國出奔若身本無位本國迎而立之以繼人後書曰

入若身本有位本國迎而復其位書曰復歸若他諸

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本國不論有位無位書曰歸

若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書曰復入杜預氏

云此四者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宋人患之西鉏吾

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

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

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

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

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西鉏吾宋大夫崇

披猶分也奚庚吳晉往來之要道庸功也言楚若與

我同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施德於我則我感其德

而事之不敢攜貳然大國無厭足之心我雖事之猶

棄鄙以為怨憾此吾之患也不然而收吾所惡五人

使佐楚政以伺我之隙亦吾之患也今楚封諸侯之

叛人分與彭城地以絕吳晉之往來使奸詭者得志

而服從者皆有攜心毒害諸侯則吳晉必懼而謀之

宋之有功多矣非我之憂也且宋平日事晉何為哉

晉必憂恤宋之患難矣厭平聲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

也拜謝公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有答報之禮○張

之往朝

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

○秋杞桓公來

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治氏曰公朝始至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

晉而請為昏勞公謂問勞成公之歸語語其德政也杜預氏公為平公不徹樂張本

附錄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杜預氏云言所以不克彭

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圍書

不時也非土功之時○愚按自是昭公築

薨于路寢言道也喪大紀君夫人卒于路寢魯隱桓閔皆為人所殺僖公薨于小寢文

公薨于臺下惟成公薨于路寢得君薨之道○李庶

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鞍戰以後汶陽未歸之

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于晉嫌隙已

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讐于齊南屈于楚丘甲作而兵

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

得罪于晉也會葬而見止未聘而及盟沙隨困荅丘

執而辱于外僑如讒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

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

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

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緩內難不

然魯蓋不可為矣○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

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言晉欲求諸侯從已則必先勤恤其

急昔文公成霸業而致安疆之功亦晉侯師于台谷

自救宋始今宋有急不可不救也台谷地闕靡角宋地楚畏晉強

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故○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

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

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武仲宣叔之子知伯荀瑩也彘季即士魴如伐鄭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勞諸侯但請其師以圍彭城杜預氏云為襄元年經書圍彭

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

公書順也。先是莊公薨子般見殺宣公薨歸父出奔家國不安惟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

家安靜世嫡承嗣故云書順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一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一

公名午成公子母成嬖在位二十一年謚法國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 已丑周簡元年 陳成公三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 王十四年 年宋平公四年 晉悼公元年 齊靈

公十年 秦景公五年 楚共王十九年 衛獻公五年 蔡景公二十年 鄭成公十三年 吳子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是年公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

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書彭

城而繫之宋有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與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 ○夏晉韓厥帥師

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
○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
晉侯使荀瑩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登成也。成十八年楚

取彭城封魚石其地已非宋有。夫子修春秋追繫於宋者有二意。於是為宋討魚石宜繫於宋且又不成

此叛人使得取君之邑也。宋志成宋人之志也。為去聲。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五大夫即魚石等瓠丘。晉地在今山西垣縣曲

杜預氏云經不書彭城降賤畧之也。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

齊大子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質音致○夏五月晉韓厥

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鄆之

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經不書荀

偃非元帥也。徒兵步兵也。洧水名。東諸侯齊魯曹邾杞也。杜預氏云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

書。愚按悼公之與首會諸侯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討賊之義。及伐鄭之師。但使韓厥當其前

而東諸侯次于鄆以待之。其意蓋謂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自足以當鄭楚兵。既出則東諸侯之師實足以

撓楚。此又合於節制而不敢重勤諸侯之意也。霸主事哉。○秋楚子辛救鄭。侵宋

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呂留宋二邑屬彭城。犬丘亦宋邑。今為河南永城縣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以襄公新立故○冬衛子叔晉知武子

來聘。禮也。子叔即公孫剽武子即知瑩亦以襄公新立故凡諸侯即位。小國

來聘禮也。子叔即公孫剽武子即知瑩亦以襄公新立故凡諸侯即位。小國

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小事大則來朝。大事小則來聘。蓋所以繼先君之好。結二國之信。謀國家之事。補闕失之典禮之大者也。

經 庚寅周靈王元年。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傳例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少稱將。晉宋稱師不書。

將非卿也。書將不稱師師少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

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

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叔孫豹如宋。是時豹始自齊還為卿。○冬。仲孫

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內外之限界。城之可以安中國。息征

伐故聖人與其城而不繫之鄭。張洽氏曰。彭城非宋有也。霸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以宋降彭城故令鄭人侵宋。黃震氏曰。晉

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厲三敗楚師。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晉悼

伐其叛臣而取之。義聲振夷。夏逆順曉然矣。何為尚為楚而

○附錄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

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正輿子萊大夫夙沙衛。齊寺人索謂簡擇好者

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蓋國之大事在戎而齊師

之進退繫於一寺人君子是○夏。齊姜薨。初。穆姜使

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穆姜成公

母也。檟梓之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穆姜自備終事。季文子取之以葬。齊姜

君子曰。非禮也。

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偕。言禮以順為敬。為婦者將以奉養其姑。者也。今取穆姜之櫛琴以葬。齊姜虧姑。

以成婦。其不順孰大於是。詩大雅抑篇。哲知也。話言。善言也。言惟哲人告以善言。則所行無非順德。不哲。

言其逆也。姜氏即齊姜。言妣見早於祖妣也。詩周頌。

豐年篇。蒸進畀與偕徧也。言敬事祖妣以合百禮。然後降福甚徧。今文子先妣後祖是為不敬。其祖妣神將不福祐之也。養去聲。

○齊侯使諸姜宗婦未送葬。齊姜齊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婦。來會葬。禮記婦人不越疆而弔。召

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萊不知其姓。齊以此隣小

國故召之。東陽齊境上邑。林堯叟氏云為六年。城萊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

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

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子駟欲從晉以避楚。後故以息肩為踰。任當也。

言謂盟誓之言。暱親也。言楚共王以救鄭之故。為晉射中其目。蓋非為他人。當此患為我故也。若背楚而從晉。一則棄其救鄭之力。一則棄其盟誓之言。無信

若此。其誰肯親我乎。免我棄力背言之責。全賴爾二

三子矣。一本力作功。音佩。湛若水氏曰。鄭伯不念祖父之德。華夏之裔。棄中國之盟。以從夷狄。力行

其惡而不悛。至死猶無悔悟之心。悲夫。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

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當國攝君事也。為政為正卿也。司馬主兵。鄭未服晉。故乘喪伐之。官君也。禮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違官命。臣今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云官命未改。蓋不欲違先君意也。蘇轍氏曰。鄭雖有叛中國之罪。

而伐喪非其禮也與士鄭人未會于戚謀鄭故也知瑩以

旬侵齊問喪乃還相反服故合諸大夫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虎牢鄭

於戚以謀討之屬晉故謀築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北制今

城以逼鄭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

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

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

寡君賴之知瑩言前年吾子與齊崔杼次于鄆謂崔

子有不服晉之言今齊果不至于戚之會

矣滕薛小邾齊之屬國今亦不至皆以齊不服故也

故我晉君不惟憂鄭不服且憂齊叛瑩將以城事白

晉君而請齊共城虎牢以觀齊志若齊人應命乃告

諸侯會城虎牢則服鄭之功歸于吾子若齊不從請

將先伐齊未暇治鄭矣然吾子此謀足以服鄭而弭

兵乃諸侯之福豈惟晉君賴之杜預氏云傳言荀瑩

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通嗣君 ○冬復會于

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崔武子即崔杼知武子言

國而會之鄭果求成于晉卒如孟獻子之謀 ○愚按

虎牢巖險之邑即號之制而於漢為成臯其地在鄭

之西而楚在其南鄭之挾楚以抗中國者賴是故晉

人特設此謀先為城守以偏之鄭見虎牢城而諸侯

之師畢集則必不敢棄晉南向而楚亦不得越鄭而

東蹂躪中萃之境矣故鷄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而

天下無兵革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趙

鵬飛氏謂晉悼圍宋彭城安一國之功小遂城虎牢

安天下之功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

以偏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申偏奪其權勢也傳見楚自公子申公子

經三年鄭僖公元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志始禍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長檮晉近城之

地檮勅○公至自晉無傳○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喜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

晉地今為北直隸雞澤縣杜預氏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單音善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侯聞鄭伯受盟故使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

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即

侯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獨書叔孫豹詳內畧外也再書及者明此諸侯之大夫所以

為此盟止為○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瑩帥師伐

許盟陳袁僑爾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蔭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

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

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簡選也鳩茲今南直隸蕪湖縣有鳩茲港

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府城南皆吳邑鄧廖楚大夫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皆精兵也駕良邑

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

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君子是當時君子子重以憂恚成心疾○趙鵬飛氏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稽其故則自鍾離一會吳無

仇晉之心楚有患吳之意故楚之伐吳以吳不與已而與中國也楚之兵力既分于吳而不能專向中國

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于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吳不召而自至自是天下之

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吳倚其東也。○公

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晉欲

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時襄公方六歲，故獻子相公行禮稽首以首至地也。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周禮九拜，一曰稽

禮也。懼謂不敢當此過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

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言我魯國介在東方之表，密邇齊楚仇敵之國，我君

將望晉君安國家，定社稷，敢不盡禮于所事。杜預氏云：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

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

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

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晉欲因鄭服以脩

諸侯不易多難也。虞度戒備也。言歲事多難，不可虞度之事，無所戒備也。兄弟謂列國之君不協，謂諸侯

之不和協者。為易並去聲。愚按晉以楚強難制，而與吳脩好，使之數反於其內，以分楚勢。嗣後漢高帝

令彭越數反，梁地為項王害其謀，蓋本此。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

於彤外。時諸侯皆服齊靈公，難于獨為不協。○附和

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

伐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初、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

之。初、奚為中軍尉，請老致政事也。嗣謂繼其職。午、初

奚子，羊舌赤佐中軍尉者，亦羊舌職子伯華也。

君子謂初、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

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其初奚之謂矣

諂媚也偏謂屬官之子言初奚稱解狐不為諂倭以媚其讐立初午不為

親比以私其子稱羊舌赤不為阿黨以與其偏商書洪範篇蕩蕩平正無私貌解狐得舉初

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

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初奚有焉

解狐未得位而歿故云得舉得位得代父之位官亦位也尉佐同官故云建一官物事也得舉得位得官

故云三物成詩小雅裳裳者華篇言惟有德之人故所舉得似已者○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單頃公周卿士晉悼公復霸假寵於周故單子會盟雞澤道遠多難故吳

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

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侵欲以所欲侵害之也小國謂

從楚者表僑濤塗四世孫陳成公患楚侵欲故叛楚求成于晉晉使以陳服告于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陳既請服故盟其大

夫附錄○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陳行

次也曲梁今為北直隸永年縣僕御也時魏絳為中軍司馬見揚干之車亂行謂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

晉侯怒謂羊赤舌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

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其僕見戮與揚干被戮同故云揚干為戮無失不可

失此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刑也

來辭何辱命焉赤言絳無携貳之心其平日事君雖有難而不避假令有罪必受刑而不

逃今日之事將自來陳其情狀何辱君命以執之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僕人晉侯御僕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

卷之三十三襄公

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斯此也。爲此司馬之官也。絳言師衆以順從上。命莫敢違。逆爲武。軍事以守官行法。雖有死難。不敢犯。違爲敬。君合諸侯爲盟。臣豈敢畏懼死罪。不爲敬也。今君之師衆違命亂行。旣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死罪。不戮罪人。是爲不敬。魏絳自謂也。不武不敬。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懼。臣之死罪連及揚干。臣罪加重。無所逃避。然臣不能以禮漸致教訓。至于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敢不從刑。以致君怒。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

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跌不俟屨也。寡人之言。卽與羊舌赤之言。大命謂軍旅之命。無重過言。寡人旣有過而復聽子自殺。是重益其過也。請請無死也。旣先上重去聲。晉侯

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群臣旅會。晉侯欲顯絳之功。故爲特設禮。

待大夫之食。士富士會。族子食音嗣。○附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

故也。陳叛楚受盟。雞澤。○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

武子帥師伐許。許自新城以來。不預國盟。會者四十餘年。今晉以陳鄭旣復。故遂伐許。

經壬辰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

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嬀。杞姓。成公妾。襄公母。○葬陳

成公。無傳。○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嬀。無傳。定。謚也。杜預氏云。踰月而

葬速也。○愚按此既稱定姒不應定十五年復稱葬定姒公羊以姒作弋是矣不然此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冬公如晉。○陳人圍頓。在此爾。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侵楚陳之師今猶未還繁

陽楚地在河南蔡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

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獻子以力未能服楚恐失陳故

以為患言文王帥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惟知時未可與紂爭也今我力未能服楚而反易文王之道與楚

爭陳時之未可難以濟哉趙汭氏云傳記韓獻子之言與五年范宣子之言見晉所以終奔陳于楚。○愚

按文王率叛國以事紂臣道也楚非晉君也謂爭陳為易之何居韓厥于是乎失言矣異日者楚虔求諸侯于晉司馬侯請許之亦稱文王

與紂云蓋晉人之言不倫類如此。三月。陳成公卒。楚

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

不服於楚。必亾。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况小乎。不聽命不聽從楚命也軍禮不伐喪故以楚為行禮。夏。楚彭名侵陳。陳

無禮故也。杜預氏云為下陳圍頓傳。○趙汭氏曰不責諸侯不能救而譏陳無禮蓋緣臧武仲

語而識之。○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晉武享

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

鳴之三。三拜。金奏擊鍾而奏也肆夏樂章名周禮以鍾鼓奏九夏一日王夏二日肆夏三日

韶夏四日納夏五日章夏六日齊夏七日族夏八日咳夏九日騶夏肆夏之三肆夏以下三夏也工樂人

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綿三篇也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也三拜者每

歌一詩穆叔一拜謝。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

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

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行人通使之官藉薦也言以先君享燕之禮荐之以

樂章以辱待吾子今吾子舍肆夏文王之去者不拜而三拜謝於鹿鳴三篇之細此為何禮舍音捨重去聲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元侯來朝天子享之乃奏三夏使臣不敢與聞此樂

故不拜文王以下三詩皆述文王受命作周之事兩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及與也臣不敢與其間而得

聞之故不拜鹿鳴詩言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即所以嘉魯君也敢不拜謝晉君嘉美之意

此所以一拜四牡詩序言勞使臣之來即所以勞叔孫也敢不拜謝晉君勞已之意此所以二拜皇皇者

華序言君遣使臣首章周爰咨詢二章周爰咨謀三章周爰咨詢四章周爰咨度言必於忠信之人咨此

四事也以臣所聞詩所謂咨者訪問善道之謂詢者咨問親戚之謂度者咨問禮儀之謂諏者咨問政事

之謂謀者咨問患難之謂臣因君之教而得此五善敢不拜謝晉君教已之意此所以三拜

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殯攢木覆棺以泥塗其上也殷人殯于廟櫬親

身之棺即柩也國君棺三重柩在內屬在外次之大棺最在外虞卒哭反祭也季孫以定如本賤議其喪

制欲殯不過廟喪不用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

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匠名言

如季叔所議則夫人喪禮不成是不終事君之道也若襄公長而有知必歸咎于季氏初季孫

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

水火三事主平則後

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

樹植也蒲圃場圃名季孫欲為櫝故預植之請

木請為定姒作櫝之木畧不以道取也孔氏謂即律畧人畧賣人之謂季叔怒慶此請意欲不成其喪故御與禦同止也一說畧謂忽畧不必致美也君子曰

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季叔取穆姜之櫝與

琴以葬齊姜今匠慶取季孫之櫝以葬定姒是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愚按蓋定姒非適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為小君始請木而微應曰畧猶欲簡其禮也既用其櫝而不御恐嫌於自為也而君子曰行無禮必自及○冬公如晉聽政聽貢賦多晉侯享

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

仇讐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

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

助焉晉侯許之

鄆小國魯請使鄆屬魯助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孟相禮者代公言之官命

晉官徵發之命司馬晉掌諸侯之賦者獻子言魯欲無失執事徵求之命以固事晉今鄆不供晉賦而魯為執事朝夕徵求恐國小難給闕而獲罪故願借助於鄆以給晉求杜預氏云為明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楚人使頃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頃頃屬楚小

國閒間

附錄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

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無終山戎今北直隸遵化縣子爵嘉父戎君孟樂戎臣莊

子魏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晉侯勿魏絳

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

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

窮后羿

言諸侯與陳皆將觀德于晉以為從否晉若勞兵以伐戎楚來伐陳晉不能救是奔陳也

中國諸侯見晉不能庇陳必叛晉矣戎狄本與禽獸無異雖伐戎得勝而失中國之諸侯甚不可也夏訓夏書窮國名有窮猶言有夏后君也羿有窮君之公號絳方論和戎而欲進諫故特稱之以發公問

曰后羿何如

怪其言不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

事而淫于原獸奔武羅伯因熊髡九圍而用寒浞寒

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奔之夷羿收之信

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虐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

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

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

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

窮由是遂亾失人故也

夏禹之孫大康淫放仲康微弱仲康卒子相立夏之德衰

羿遂相而立之鉏羿本國遷窮石故號有窮淫放原野也武羅等羿四賢臣寒國名浞寒國支庶伯明寒

君名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惡浞之讒奔之而不用羿善其讒因收用之夷羿之氏內謂宮人外謂群臣愚

弄欺罔虞樂也田田獵也樹立也不悛不改也窮門窮國之門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因羿室就羿

之妃妾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二諸侯后相所依者過戈二國名燼遺民也少康后相子后杼少康子時后

相為澆滅故立少康少康繼立乃滅澆浞因羿室故仍稱有窮獻子言有窮所以遂亾之故以武羅輩賢

臣本弄奔之泥亦不用是國之大患故舉以規悼公
鈕仕居反危莫邦反泥仕角反其音其音草遶五
許器反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辛甲周武王太史使

百官各以所居官事為箴以戒王之闕失虞人田獵之官芒芒遠貌畫分也冒即貪也國恤國家可恤之事重猶數也恢大也言禹廣大之迹分為九州開通九道民有寢以安身有廟以安神禽獸有茂盛之草以棲其形民物各有所居由其以德綏之故不擾亂夷羿為帝貪于田獵忘民而思獸為田以重好武事乃不能大昌夏家而滅之獸臣虞人自稱司原主原野之事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此魏絳之言

鹿音憂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魏絳本勸和戎

重去聲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虞箴與初言不應故傳為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好去聲

悼公既心納絳言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

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

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

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遠

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薦君逐水草而居也易猶輕也土可賈言以貨賣其土也

聳動狎習也振動驚起也威懷威服也勤勞也頓謂折壞也德度以德為法也易去聲賈音古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脩勸農事田獵以時

云傳言晉侯能用善謀說音悅○附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訖救

鄆侵邾敗於狐駘

滅訖即武仲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伐鄆經不書後書滅鄆舉重

也蓋根發反

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

誦之曰滅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

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髻麻髮合結也魯師既敗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故髻以

逆之雖有吉者亦髻以弔遂以為常檀弓云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壺終始是也狐裘滅訖所服公

幼弱故云小子訖短小故云朱儒杜預氏云經不書敗魯人諱之髻側瓜反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

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

會吳于善道

魯衛皆受晉命而行故不書及衛善道吳地今為南直隸盱眙縣

秋

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

人鄆人于戚

時叔孫豹使鄆聽命于會故鄆見經

公至自會

無傳冬

戊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以陳從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悼公既成之復救之故書成書救以善晉

也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

杜預氏云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遙命滅訖出救故傳稱

經公至以明之

附錄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

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陳生周卿士戎陵暴周室故王使王

叔告朔於霸主王叔反有貳心於戎奉使無狀故晉為周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

嗣君也

子國即公子發子產之父李蕪氏曰魯鄭自輸平後未嘗通聘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

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穆叔覲鄆大夫于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

年魯請屬鄆于晉故穆叔偕鄆大夫子如晉以成屬鄆之約。○愚按是時莒人強橫志在逼鄆而鄆所依者

魯故叔孫豹覲鄆世子于晉所以托鄆于晉也。而鄆卒為莒滅晉亦不能庇鄆豈鞭長不及馬腹歟。書

曰叔孫豹鄆大夫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並受命

於魯故經不書及比。○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

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壽越吳大夫辭謝也雞澤會在三年悼公新為

霸主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晉人將為之合

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

吳于善道。晉將邀吳為戚之會而魯衛近吳故使先

此吳子之不至也。為去聲。○許翰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于會吳如此。○秋大雩。

旱也。雩雒夏祭若歲旱則又備其禮故○楚人討陳

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討治也治陳人叛楚從晉

之故子辛侵欲小國載在三年。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壬夫

即子辛言以貪而歾。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杜預氏云

陳之叛楚在子辛楚子不能明法教以律貪人又不

能殺貪人以謝失小國乃擁其罪人與兵致討而陳

怨彌篤方歸罪于辛。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

而殺之故云不刑。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

書曰成允成功。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

然明察知其謀事不善當集賢人以共定之今共王

伐宋封魚石背盟敗於鄆陵是無信也八年之中殺

子反公子申及壬夫是殺人以逞也難難與晉爭霸

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也。扁上聲。○愚按楚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共王伐宋皆盟處已則無信矣其三殺大夫皆以其罪何謂不刑傳蓋以成敗論爾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楚將復伐陳故諸侯以兵戍。季本氏曰壽夢方強懼與楚合故悼公遠與吳通使為楚憂亦制強夷紆近患之微權然不能修德息兵柔遠能邇而又結一強夷苟紆目前忽遠圖而忘後患此策之下者也 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

鄆大夫聽命于會 屬鄆本以假助而邾莒方共虐鄆魯數救之反為國害故以為不利

而辭于晉杜預氏云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

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

後可 子襄即公子貞改行改子辛所行疾急也朝夕急危急之患在朝夕也往從楚也有陳非吾事

言吾之力不能及陳也林堯叟氏云為七年陳侯逃歸傳喪行並去聲 冬諸侯戍陳子

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諸侯雖戍陳而楚猶伐之

故諸侯又親救之城棣陳地在今河南封丘縣境。馬按宣子憂晉之不能保陳與管仲憂齊之不能保江黃同意然既知其不可有而猶戍猶救至其自敗乃已霸主事哉 ○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

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魯大夫入視文子小斂公在祚階西向之位宰家臣

庀具也言季子家臣具家器之所有以為營葬之備其家妾不衣帛其廐馬不食粟其府庫無珍寶之重器無甲兵之重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

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三君宣成襄也相去聲。愚按

行父奸深忌刻人也迹其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於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不過小庶曲謹而已何足數也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三終

襄公二十一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三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襄公二十一年

經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

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

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

月齊侯滅萊

傳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

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

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奔華弱樂轡皆宋大夫狎襄慢也優調戲也子蕩即樂轡子蕩張弓以貫華弱之頸若械之在手故云

以弓梏司武司馬也難以勝言不勝其司馬之任也梏古毒反司城子罕曰同罪異

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

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子罕以華弱奔後而

發此言蓋以告諸大夫非告君也專戮以弓梏戮華弱也亦逐亦宜見逐也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

門幾日不我也言我射女門女不能勝能有幾日亦須從我被逐而去也杜預氏云子罕雖見辱不追忿

所以得安射音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滕子即位始來朝也○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貢賦於魯恃魯而不脩備故莒得而滅之○愚按莒人滅鄆

說者以晉不救鄆故因主穀梁之說謂鄆立莒公子為後神不敵異姓之祀為滅非莒以兵滅也若然則

是年冬經書十一月齊侯滅萊與滅鄆同一書法又何解焉蓋晉悼主盟中國坐視小國之滅而不恤

聖人傷之故特書曰滅正以著霸主之失道也左傳本末甚明無容多贅○冬穆叔如邾

聘且脩平平四年狐駘之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也

鄆晉以鄆屬魯魯不致力救助為莒所滅故晉來治魯問所以不救而使其滅之故○愚按魯雖請

晉屬鄆已而自顧力不足業為辭之矣滅鄆者莒也

以悼公之賢且強不莒之問乃問魯哉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季武子即季孫宿始代父為卿往見大國且謝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特趙伯循氏曰據事情叔孫初嗣位而往見霸主爾

謀也萊特二年賂夙沙衛之謀故為齊滅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

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

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

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

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鄆。高厚、崔杼定其

田。鄭子國來聘在五年。蓋二二年晏弱已城東陽以偪萊。至鄭子國來聘之五年四月復脩其城。因遂圍萊。埋土山也。堞城上女牆也。周環萊城為土山及女

牆以攻之。杞桓公卒在此年三月。王湫故齊人。成十六年奔萊。正與子萊大夫棠萊別邑。蓋今杞公卒之三月。王湫正與子帥別邑之人軍齊師以解圍而為

齊所大敗。浮柔萊共公名莒附齊。故殺正與子王湫無宇。即齊陳桓子陳完玄孫宗器宗廟之器。襄宮齊

襄公之廟。鄆即小邾附屬于齊。故齊滅萊而遷其君于小邾。高厚高國子定其田。定其田之疆界。堙音因。

傳音附。堙音蝶。共音恭。黃震氏曰。傳言滅又言遷。則所遷者其族屬人民。非必其君也。與經言遷紀邾

鄆音鄆。蓋音蓋。主音主。中音中。因音因。堙音堙。而音而。不音不。同音同。

經七年乙未春，郊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郊不

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費音

秘○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冬，十月，衛侯使

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

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會于鄆以謀救陳也。陳侯逃歸。鄭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如會會於鄆也。鄆鄭地。穀梁云：未見諸侯

曰：如會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名何以加之會上見以如會卒也。

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

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故郊祀

以建寅之月既舉郊社之禮而後擇日而耕今卜郊

于建卯之月是既耕而郊宜其卜之不從也啓蟄夏

正建寅月也耕謂春分蠶直立反。黃震氏曰孟

獻子歸咎于既耕而卜蓋不知天之不敵其儲也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南遺季

昭伯惠伯之孫隧正主役徒者謂遺語遺也而汝也

杜預氏云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黃震氏曰

季武子城其私邑以自強定公丁

二年所以墮之而不可得者也

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

報非貳也子叔來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

所以緩于報聘非有貳心也

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

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

忌不才讓其可乎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

言人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已喻已非才不

可妄居高位也又詩小雅節南山篇言在位者苟不

能躬親政事則庶民不聽信其命喻已

有疾不能躬親政事也無忌穆子名

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

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起無忌

弟宣子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也田蘇晉賢人起從蘇游蘇稱起好仁詩小雅小明

篇靖安介助景大也言君子安靖恭敬以居其位而

好親正直之人則神明察見必助以大福也恤民為德即靖共其位之謂正直正已心也正曲正人心也參和備此三者不失其和也蘇謂起好仁起必備有此行故可立好去聲

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宣子即韓起 掌主也穆子

先為公族大夫今使為之師長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

尋孫桓子之盟。拜言即緩盟非貳之言孫桓子盟在成三年 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

三揖二讓公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等今文子與襄公同等穆子公孫豹也言諸侯同會寡君與衛君同登今子乃衛臣而與魯君同登魯君未知何失而致此不遜安徐行也相去聲 孫子無辭。亦

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亾。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亾之

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

必折。悛懼而改也為臣而君為人臣而與君抗禮也詩召南羔羊篇委蛇自得貌從順行也衡橫通

不順也言人臣自公而入私門其容自得蓋謂從君而順行者也若不順行而有自得之意其人必將毀折不得終其賤位杜預氏云為十四年林父逐君張本蛇音怡 ○楚子囊圍陳。會于

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

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

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

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

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成魯成公

子豐穆公子不禮不敬禮也元年鄭僖公元年也鄆地名杜預氏云傳言經所以不書弑。愚按鄭僖公

之卒春秋不以弒書公羊以為為中國諱穀梁以為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而左氏則謂以瘞疾赴據傳紀弒君無赴於他國者不但魯之隱閔於楚子曰麋於齊侯曰陽生皆不以被弒赴諸侯而經皆以卒書之則左氏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簡公僖○之說不為無據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

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

歸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也二慶使人告楚言我使公子黃往楚楚當執之既而使人告陳侯于鄆之會言楚人已執公子黃君如不歸恐羣臣有背君屬楚之圖傳言公子黃所以奔楚二慶所以見殺○愚按陳所以從晉恃其能救已爾楚以十月圍陳民朝夕急而悼公十二月始會諸侯于鄆陳其能無往乎無之而後可此范宣子本謀然晉自是無以宗諸侯矣

經丙申八年鄭簡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

傳無○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燹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

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無傳時公

在晉晉悼公使大夫聽命于會故季孫赴會而公先歸○莒人伐我東鄙○秋

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此鄭又從楚之始○晉

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悼公復修霸業故襄公朝而聽

其貢賦多○附錄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歿也謀子駟子

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

孫惡出奔衛先先作難也辟罪也加誣以罪而戮之二孫子狐之子辟婢亦反○庚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八年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八年

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子耳

子良之子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唯子產不順。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產子國之子言四五年子國怒之，曰：爾何知

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軍○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晉悼公不欲重煩諸侯故使

大夫聽命時鄭伯以獻蔡捷大夫不書，尊晉侯也。尊之云者不以大夫敵諸

成文也。愚按文二年晉宋陳鄭四國之卿伐秦皆稱人而左氏曰尊秦謂之崇德其意與此同○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郕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

之郕遂屬莒矣。愚按莒既滅郕又復伐魯而霸討不及晉方有事秦楚故也。據此則莒人以兵滅郕明

美孰謂以其子○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

鄭，討其侵蔡也。果如子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駟曰：

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

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

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三襄公

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周詩逸詩也言黃河水濁千年一清則人壽無

多不能久俟以喻晉救之難待也兆卜詢謀取主也言兆既卜而詢謀又多主於爭競而有羅網之難無

有成功也族家滋益也言謀事者既多家民之心又多違則所謀之事益見其無成也紆緩也緩吾民之

死也待來者待來伐我者而與之行禮也犧牲所以為盟玉帛所以講會言奉此犧牲玉帛待于晉楚之

竟以待待兵力之強者而與之盟會以庇覆吾民焉蓋與之和則二國不能為害不與之戰則吾民不至疲

病此吾所以欲從楚之意也其音供竟音境罷音皮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

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

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五會謂鄭與晉

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將安用之言得楚失信不足貴也親我謂晉無

成不與成也鄙我謂楚是欲欲與成也明精明也四軍上中下新軍也軍有正佐故云八卿舍之子展名

杖倚杖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守守城也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

駢也受其咎。詩小雅小旻篇孔甚也是國事也集成也盈庭多也邁往也言謀之者多則是

非相亂而不成蓋發言而盈滿于庭設有不善誰肯受其咎者若不行不往而坐圖遠近謀之雖審終不

得其正路矣駢音非乃反楚平。傳見鄭之六卿異心所以不競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

畧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

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亾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伯駢夫而汝賦兵也，蔡人不從，恃楚不從，晉命也。索搜保守，馮迫也。夫婦已嫁娶者，男女未嫁娶者，啓小跪也。翦盡控引也。夫人猶人人也。庇庇覆也。其身也，孤鄭伯自謂也。音汝馮音憑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楚命楚人見討之命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杜預氏云

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

于鄭。拜公辱謝襄公之朝也

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

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

命，何時之有？

標有梅詩召南篇標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庶士求之宜

及其時宣子賦此詩欲魯及時同討鄭也不敢不取後也臭味言同類也何時言遲速惟命不拘於時也

標婢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

之後，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

子孫藏，旬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

知禮。

角弓詩小雅篇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武子賦此謂魯與晉兄弟之國當相親也彤弓亦詩

小雅篇天子賜有功諸侯而作武子賦此欲使晉悼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也城濮之後在僖二十八

年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也宣子言我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不承魯君之命以匡輔晉君也形弓之義在於晉君故土

經西九年春宋災來會○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楚子伐鄭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宋人自知天道當

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

如之使樂邁庀刑噐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

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也徹折去也塗泥濕也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

道大屋難徹故塗之以殺火勢畚箕籠也揭土舉也綆汲索也缶汲噐也水器儲水之瓮量輕重計人力

所任也巡行火度也謂行度城壁之地繕治也謂繕治守備之處恐因災作亂也表火道從火之所向標

表其道也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役徒也隧正官名五縣為隧納聚也謂聚郊野保守之民華閱亦華

元子為右師討治庀具也謂各具其官屬向戍為左師樂邁為司寇庀刑噐保護刑書也皇郎皇父克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卷之二十一襄公

之後或云車馬甲兵司馬之職校正主馬工正主車國有災患恐致姦寇故使皇鄭命此二官出車馬備兵甲以防非常也武守武師守備也西鉏吾為犬宰府守府庫之守司宮奄官巷伯寺人儆宮使各儆備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師卿正卿大夫享祀也祝犬祝宗宗人墉城也城積陰之處故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故亦用馬祀之孔穎達氏云此備火災所使羣官急者在在前緩者在後故先司里次具正徒次納郊保然後二師總龍羣臣以刑器車馬甲兵典法國之所重故特命三官龍具其物先外官備具救火然後及內故次司宮巷伯人事既畢乃祭享鬼神故次敬享祀盤庚之事音本揭音掬緬音梗金正浮上无皮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上鄭音云吾音魚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士弱即士莊子濁渥子也知有天道知有火災也心大火東方星也味鶉火南方

方柳星也士弱言古者火正之官掌火有功後世祀之或以配食於大火之心星又或以配食於鶉火之柳星季春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是為出火季秋建戌之月大火星復在日下夜不得見則禁民放火是為內火陶唐堯號闕伯高辛氏子為唐火正居于商丘實祀大火心星而紀出火內火之時相土商之祖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所以商丘之地屬大火也閱猶數也商人數其前後禍敗之隙常由火災而啓宋乃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是以先知天道之災必火也日先日也或云自字之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

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在君行道與否若國無道災變亦殊初無一定之象不可知其必

然也。陸粲氏曰聞商人之禍敗始于獨夫不聞以火當春秋時列國之災熾炎妄起者甚眾非盡商之

子孫也。然則辛伯之論踈矣。獨所謂國亂無象者得之。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

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淫於孫僑如欲廢成公故被放

於大子之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三三

因穆姜薨而追

記其始往東宮之筮艮上艮下艮此正封遇艮之入

揲著之法遇九為老陽遇六為老陰遇七為少陽遇

八為少陰二老變而二少不變穆姜筮得艮卦初二

四五爻凡五爻皆變唯二得八為少陰不變故云艮

之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震下兌上

隨史官言本卦是艮五爻皆變故之卦為隨隨非閉

固之卦有出之義君指穆姜言必不久居東位安對

以悅穆姜也姜曰亾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

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

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

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

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

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

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亾與無同言無可出之理史據周易故穆姜亦引周

易以折史之妄元始也於人為首故云體之長亨通

也萬物亨通之時乃嘉美之聚會也利遂也萬物成

遂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貞正而固也物之堅固者

可以為幹故貞為事之幹體仁體元也體法于乾之

仁乃為君長之道故君子體仁足以合禮君子利益萬

美之德則動與禮合故嘉德足以合禮君子利益萬

物則雖斷制而不傷其利故利物足以和義君子以

貞固立事猶枝葉之有幹故貞固足以幹事然必身

有此四德而不誣罔是以雖遇隨卦而其身无咎今

我婦人而與僑如為亂婦人伏於丈夫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之事不可謂元欲廢成公欲去季孟不能安靖國家不可謂亨作禍亂而自放於東宮不可謂利奔夫人之位而與臣下淫狡不可謂貞有此四德者隨則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之義哉且我之為惡成其自取豈能無咎必成於宮無可出之理也狡淫之別名杜預氏云傳言穆姜辨而無德人音無長上聲與音預。陳傳良氏曰穆姜不應自暴其過如此蓋十筮托穆姜之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今按傳所載占筮凡十八處皆此類。朱申氏曰元體之長也一段與文言畧同疑古書本有此語孔子作文言乃采而用之。附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士雅秦大夫秦晉世為仇讐秦力不足以敵晉故乞兵于楚欲與楚併力伐晉雅音卒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

矣知瑩稟焉以為政范旬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類能別其能也

不失選得所選也方猶宜也不易方不變其宜也讓于善遜于勝已者不失守各任其職也競于教勉力以奉令也種曰農收曰穡阜隸早後不遷專其業也稟咨稟也瑩代厥將中軍其政令一咨稟於厥上之居已上也魏絳有和戎之功故云多功上讓在尊位者以禮相遜也下競在卑賤者以力相勉也行音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不及晉也必出師不欲失信也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

弗能報也。杜預氏云為十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

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旬門于鄆門衛北
 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
 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
 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是時晉因鄭服復以虎牢
 與鄭故鄭又從楚而諸侯伐之鄆門鄭城門名攻梁者上軍也攻北門
 門者中軍也行栗表道樹也斬行栗者新軍也汜鄭地
 者下軍也行栗表道樹也歸老幼示將久師也疾疾
 器兵器備戰備餼乾食也歸老幼示將久師也疾疾
 病之人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者居息其
 中肆緩青過也言肆赦諸軍之有過犯者而後圍鄭
 鄭音專汜音凡○愚按秦來侵晉晉既以饑故弗報
 矣鄭方服楚晉即合諸侯以伐之者何蓋報秦不過
 逞志於西戎而得鄭則可以稱雄於中國將急於其
 所必爭不得不忽于其所可緩此悼公圖霸之大畧

也卒之既服鄭而歸即謀所以息民而輸積聚以貸亦以饑故爾中行獻子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

圍鄭也成成功也恐楚伐鄭鄭復屬之無成功也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

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

未病楚不能美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武子荀瑩也

四軍謂分上中下新四軍為三部來者楚也艾息也

武子言許之盟而還師楚必救鄭使其兵力罷病吾

三分四軍更番而出與諸侯之精銳以逆楚是我兵

不為疲而楚兵三來將不勝其勞而不能敵矣豈不

勝於與楚戰乎蓋暴骨而戰以快其欲者不可以爭

尚力所勞在力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瑩之

意蓋謂晉但勞心以制楚楚必勞力而受制于晉也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

服也。鄭服故經書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

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駢子駟名發子國名輒子耳名薑子蟜名舍之子展名卿之適子謂門子薑盡邁反晉士莊子

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載書盟書也此盟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

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

異志者亦如之。子駟不受此盟故趨而進介猶間也二大國指晉楚亂以要之以兵亂之

力強要使服也辛苦難嘗之味墊隘委頓荀偃曰改之狀底至也子駟之言蓋不肯專服晉也

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偃欲使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

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昭告也也要言盟誓之言知武子謂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

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

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

恃於鄭？獲服也休和休諸侯乃盟而還。服鄭之謀已定不賴于盟

故遂用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

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

還晉以戲之盟鄭人不從晉志故復以諸侯之兵伐鄭三門即鄭門梁北門也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

門陰阪有津晉自濟師而去復侵鄭之外邑陰口鄭地杜預氏云以長曆參攷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代

寅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字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也。啖助氏曰左氏云冬十月

諸侯伐鄭下又云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

門蓋誤重說也右史或用周正或用夏正作傳者承

兩國之舊史月數不同遂兩載之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

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子展以晉疆不可重怒故云不可杜預氏

云傳言子展能守信。黃震氏曰趙氏謂晉欲得鄭

當先制楚欲制楚當先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之斷其

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愚謂鄭處晉楚之間亦難附錄

夫晉不幸而遇楚之強謀所以安中國亦難矣。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會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

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

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故云一星終

生子者成人之事而冠者成人之禮故必冠禮既成乃可娶而生子此古禮也蓋悼公意欲遂與之冠爾

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

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金

石鍾磬也節舉動之節冠必見廟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行行役也在行無禮樂之文故冠禮未可具假

備假借鍾磬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

也魯始祖周公衛始祖康叔親兄弟也此所謂兄弟之國成公衛獻公魯祖于其廟者從衛所處也此

所謂以先君之祧處之假衛鐘磬此所謂以金石之樂節之武子以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裸

享之禮歸魯乃祭爾禮得禮之權宜也。○愚按聞之君子禮變於不得已悼公宴公於河上年焉而命之冠居然藐諸之意矣武子既知君冠有禮則盍對之曰歸而行于祖廟未為後時而拂其請也而顧寄於衛廟假鐘磬焉鐘鼓可假先君其可。○楚子伐鄭以假乎禮苟變而可則何適而不可也。鄭

與晉成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之故

未乾而背之可乎。盟者軟血飲酒血未乾言盟尚新也乾音于背音佩下同子駟

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

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

不蠲要盟背之可也。質主瑞符蠲絜也言二盟初無定主明神必不監而臨之蓋明

神所臨惟在于信信者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也是故明神臨之以監其言今晉要我為盟而無信明

神必不潔其盟而臨之即令背之亦無不可况未嘗背盟乎要平聲乃及楚平公子罷

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罷戎楚大夫中分鄭城中里名莊夫人共王母罷音皮○附錄晉侯歸謀所以息

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

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

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

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晉侯以代鄭未得志謀所以息民而用之施施恩惠

舍舍勞後輸委輸也滯積滯而不散之積困人困而不遂之人利與民共故無禁民知禮讓故無貪幣更

以幣而易牲也特牲特用一牲也不作仍舊也從給足給事也有節上下有度也三駕三與師謂十年師

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楚不能與晉爭傳言悼公所以復霸更音庚期

